



初游杭州

□卓娅

杭州是一个美丽、浪漫，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我去过不下十次，每次都让我欣喜不已、如痴如醉，每次都让我想起初到杭州的情景。第一次的印象不断被重复，不断被回味，像一瓶储藏已久的美酒，浓烈而醇厚。

那是1971年的春节。当时的社会氛围和天气一样萧瑟而沉闷。我和邻家四个闺蜜，从各自插队的农村返沪探亲凑到一起，聊起前途，大家都有些莫名的压抑和忧虑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出游——到山水间放松心情，到大自然中点燃青春的火焰。于是，想到了杭州。我们精心策划了出游计划，怀揣一份杭州地图、一部照相机和每人20元钱出发了。那时不懂得这就是旅游，因为那时鲜有旅游之人。

西湖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。正值寒冬，西湖边朔风凛冽，几乎没有游人。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小游船，撑船的是一位中年妇女。冬天的西湖，十分冷艳，淡淡的阳光洒在湖面，水汽氤氲，四周的景色若隐若现。湖光山色中似有袅娜多姿柳的遗梦，似有妍紫嫣红的残香，秀丽中流淌着诗意，妩媚中深邃着梦境。我们变换着位置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拍下俏丽的景色。

当看到三潭印月时，我们特别兴奋，那三座葫芦形的石塔犹如三座香炉矗立于湖水中，被阳光蒸腾的水汽如烟雾般缭绕，敬天地，敬山水，敬生灵。我们突发奇想——跳到石塔上紧贴着石塔拍照。女船工说危险不能上去，但终究拗不过我们的软磨硬泡，只好把船尽量靠上去。石塔的底座埋在水里，有半尺高露出水面，边缘的底座只有一脚来宽，距离船头约有一米，一不小心，人就会落入水里。五个女孩子既轻巧又灵活，在晃动的小船上，看准了落脚点，轻轻一跃，一脚踏在底座上，身体紧贴着石塔，双手抱住石塔，留下了与石塔亲密的瞬间。此后，我又到过三潭印月，遗憾的是当年站立的底座已经被湖水淹没。我在诧异当年胆大妄为的同时，又得意我的青春足迹已与三潭印月永久共存。

在钱塘江大桥上发生的事，也令我终生难忘。那天午后，阳光正好，寒风微微。我们来到钱塘江大桥，桥头竖着一块牌子：“禁止拍照！”大桥的两端有守卫战士，桥上空无一人。我们走到桥中央，看着奔涌向前的钱塘江水，心情也随之澎湃。桥的一端六和塔巍然耸立在蓝天之下，蔡永祥烈士雕像静默伫立在青山之中。我们被眼前的景色吸引，忍不住取出相机拍大桥，拍江水，拍六

和塔，拍云影山岚的美和五个少女的俏。正当我们忘乎所以时，桥的一端走过来一位荷枪实弹的卫兵，他向我们行了军礼，然后询问是否拍过照，要我们交出相机。我们坦率地承认拍了照，但是只拍风景和自己，没拍其他的东西。我们还嘟囔着说：“南京长江大桥都允许拍照，为什么这里不可以呢？”卫兵有些不知所措，便回到桥头打电话向上级汇报。片刻后他又来到我们面前，请我们到桥下的营区去。我们忐忑不安地跟着他来到营区，一位年轻军官接待了我们，他把相机拿去摆弄一下，又递还给我们，微笑着说：“照规定是要没收相机的，但是看你们都很诚实，不是故意的。这样吧，里面还有胶卷没拍完，你们先去玩，把胶卷拍完，再过来由我们冲洗胶卷……”我们连连点头答应，接过相机，喜笑颜开地离开了军营，乘车到九溪十八洞游玩。我们依然纵情于山水之间，把欢乐撒在林间小溪。返回途中特意绕到营区，把相机交给那位军官，他笑容可掬地招呼我们休息一下，立即叫人冲洗胶卷，把桥上那一段剪掉了。这件事情虽然不完美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那段经历如同一股清流，不断净化着我的心，告诫我：诚信，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桥梁。

在攀登玉皇山时，我们又和大自然进行了一番抗争。玉皇山海拔300多米，是杭州最高的山，一条石阶路直通山顶。我们拾级而上，途中发现林中有一条隐蔽的山路蜿蜒向上，便向路人打听，得知这是一条当地村民砍柴的小路。曲径通幽的神秘深深吸引了我们，怀着好奇和探险的心思，沿着小路走进山林。刚开始的路还比较平坦，越往上走越崎岖，到了半山腰的丛林深处，突然无路可走了。往下看，树林层层叠叠，看不到来路。往上望，嶙峋的山石龇牙咧嘴，望不到山顶。怎么办，是上还是下？我们面面相觑。我脑子里倏然想起一句名言，便大声道：“鲁迅说过：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路！”此话一出，大伙都轻松地笑了，我们也要从没路的地方踩出路来。于是齐心协力，你拉我推，互相搀扶，互相鼓励，尽显青春的活力和豪迈。当终于看到山顶的那一刻，我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山上的寒风舒展了紧绷的神经，冬日的阳光照亮了迷茫的心境，林中的鸟雀衔着我们的笑声冲破云层。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俯瞰杭州全城，美景尽收眼底。山环绕着水，水浸润着山，苏堤、白堤像两条飘柔的绸带，把

山水和城市分割开又连接着。杭州，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，展现出一幅婀娜多姿的画卷。

毕竟是女孩子，再胆大再叛逆终究有害怕的时候。游玩中我们遇到了一件“可怕”的事。那天一路游玩了虎跑泉、岳飞庙、花港观鱼等景点，到灵隐寺景区时，已近黄昏。当时灵隐寺也有卫兵把守，不准入内，我们只能在飞来峰游览。看到山洞里那些被破坏的摩崖石刻，心里是难言的惋惜和哀叹。外面天色已暗，山洞里阴森森、暗幽幽的，我们轻轻抚摸着残缺的石刻，唯恐惊扰修行千年的石佛。正在此时，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男人的喊叫声，吓得我们汗毛竖立，不约而同地往外跑。出了洞口也不敢停留，直奔路对面的公交车站，车站上空无一人，车子还没来。惊魂未定的我们赶紧走进旁边一家饭店，还没等喘过气来，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人也跟着进了饭店。这时正好公交车进站，我们立即从另一扇门出来，一上车就对售票员说：“快开车，有人跟踪我们。”驾驶员发动了车子，而中年男子还站在饭店门口张望。售票员告诉我们：“你们不用害怕，这人不知受到什么刺激，精神失常，总喜欢跟人说话。”回到旅店我们已精疲力尽，躺在被窝里聊起灵隐寺一幕，勇气又回来了：“哼，怕什么，我们五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人？”

因为所带路费有限，我们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。当时正值春节，为缓解客流，沪杭之间临时将货运车改作客运车，当时称这种列车为棚车，车票只要一多元，但路程需要四五个小时，车内没有照明，没有座位，没有车梯，更没有厕所，只有几个一尺见方的小窗。我们并不在乎，只满足于内心的向往和收获。住旅店拣最便宜的，每个床位费7角左右，五个人拼三张床位，节省了两人的住宿费。吃饭也是能省则省，有时五人合吃一碗阳春面，8分钱一碗的猪油葱花阳春面，我们已十分满足。当然，我们也有饕餮的时候，一位在杭州的亲戚请我们到楼外楼品尝杭州名菜，有西湖醋鱼、龙井虾仁、东坡肉、蔬菜汤等，那一刻我们忘却了矜持，大快朵颐、狼吞虎咽，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佳肴。多年后我又一次到楼外楼，点了相同的菜品，却再也品尝不出当初的那种滋味了。

时光飞驰，岁月如梭，初次旅游距今已过了五十多年。然而每每聊起旅游，脑海里总会映现出第一次旅游的情景……它让我感受到了自由飞翔的美丽，增添了探索梦想的勇气。因为那时正年轻。

大美新疆

□宋祖荫

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山山水水又一程。去新疆旅游，不是在景区，就是在奔赴景区的路上。我们一行每天都连续坐三四个小时，甚至七八个小时的车，一路奔波，一路行走，司机轮换，马不停蹄。千里迢迢，就是为了看一眼心中朝思暮想的湖光山色，草原景色，人文特色。

今年处暑时节，新疆的天气渐渐由热转凉。但是吐鲁番的火焰山仍是三十五六度高温，而赛里木湖的天山经过一夜风雨变成了皑皑雪山。不夸张地说，我们一天之内经历了春夏秋冬。新疆就是那么不可思议，那么变幻莫测。

“北疆看风景，南疆看风情。”我去过北疆的喀纳斯，南疆的喀什，南北疆环线的天山天池，吐鲁番的火焰山，也在坎儿井留下了脚印。但新疆是走不完，看不尽的。只有在一次次双向奔赴的路途中，发现不一样的大美新疆，才能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与无穷魅力。

乌鲁木齐，新疆的首府，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。赛里木湖，被誉为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”，水质清澈，湖面如镜。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到达这里已是强弩之末。我们新疆之行的第一站，直奔赛里木湖。来到赛里木湖，只见湖水湛蓝，清澈见底。这个高山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我们太仓面积的三分之二。我们在河边驻足徜徉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远处的天山山脉高耸入云，山峦雪白。当我们第三天再次路过此地时，整个山脉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，好一幅壮丽的雪景图。新疆之美，不仅在于目的地的景致，更在于沿途的一路风景。来来回回，两次经过果子沟特大斜拉桥，真切感受到新疆建设发展的日新月异。

那拉提，寓意“有太阳”，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，属于亚高山草甸植物区。当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进入伊犁时，在这片“空中草原、避暑天堂”的夏牧场上留下了一段美丽的传说。那拉提草原，河谷平展，山峰耸立，深峡纵横，森林茂盛，集草原、沟谷、森林于一体，来到这里，便置身于如诗如画的草原美景之中。

那天，我们走进那拉提，目之所及，绿色草地一望无垠，白色毡房星星点点，好一个浪漫的童话世界。走上山坡，眺望草原，绿草如茵，三三两两的牧羊人悠闲地放牧。

北疆也好，南疆也罢，环疆也行，总是离不开天山。天山，新疆的标识，我们此次是绕着天山走，沿着天山行。那天，我们走进天山花海，一阵云层小雨，凉爽极了。成片薰衣草的“花语世界”，让游客如蝶恋花般流连忘返。这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，美极了。

一路看风景，一路看风情。喀赞其，维吾尔语的意思是“铸锅为业的人”，当年许多由南疆迁居而来的传统手工业者在此生活，喀赞其便成为了传统手工艺的代名词。如今的喀赞其民俗旅游区，是以北疆维吾尔族民族风情体验为主题。大街上维吾尔族大叔手执马鞭，丁零当当地载着游客，跑着马车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民俗风景。我们坐在马车上，走进老城的维吾尔族街区，看建筑，看庭院，看居室，那胡同转角处的一幢幢蓝色建筑引人注目。用当地人的话说，他们心仪海洋，早已把湖泊视为海洋。在喀赞其，一场民族舞蹈表演演绎出北疆的梦幻风情，也让我们与维吾尔族同胞来了个零距离接触。

“独库秘境，亿年奇观”的独山子大峡谷，亦是全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第一景。经过500余公里的盘山公路，穿越天山山脉，最终到达库车。因只有7座以下小客车才能放行，遗憾未能体验一把。然而这里峡谷溜索、悬崖秋千、玻璃桥等项目，足以让人步步惊心，胆战心惊。

天山天池，几乎是去新疆旅游的首选之地。天池，高山湖泊，呈半月状。湖水晶莹如玉，四周群山环抱，绿草如茵。天山天池不仅美丽，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这里古称“瑶池”，传说中西王母的颐养生息之地，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。西王母祖庙，海内道教信奉者寻根拜祖的圣地之一，庙宇虽在景区内，由于一路栈道弯弯，山径曲曲，还要向上攀登，徒步行走起码得小半个小时，因此前去的游客或许不到百分之一。我们几位同道鼓起勇气前往。依山而建的西王母祖庙建筑宏伟，气势非凡，这里留有古钟、瓦当、壁画等遗迹。

火焰山，中国最热的地方，夏季最高温度可达47.8度。火焰山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2.3度，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“蒸蒸日上”的日子。虽说进入处暑，但高温依然不减。坎儿井，乃“井渠”，属于地下水水利工程。坎儿井引出的地下水，用于集水灌溉，让沙漠变绿洲，是干旱地区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。我们走进坎儿井源的竖井口电梯，走进井下的暗渠、明渠、蓄水池、出水口，只见水流稳定，自流灌溉。整个庞大的地下水灌溉系统，支撑起农业生产的戈壁绿洲。就在我们此次的新疆旅途行程中，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执行理事会上传来消息，坎儿井等中国四处工程成功入选2024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8天的旅途，总觉得时间太短太快。我们的新疆之行只是走马观花，蜻蜓点水。还有新疆的美食一路陪伴着我们，手抓饭、大盘鸡、牛羊烤肉……不同季节，不同风景；不同地区，不同风情，还有更多的环疆行、深度游、丝路游在等待着我們。

“万水千山总是情。”大美新疆，一次次地来，一次次地走，顿觉心胸开阔，心情舒畅。大美新疆，我们来了！我们会再来的！

采风

□周玲

在日子里涸水而行
喧嚣与嘈杂在岸两旁杂草丛生
余光掠过，一片绿色在缓缓后退
深水区，水质纯净清澈
泳姿变换，以缓解无力的深呼吸
采风，难得的小憩
像域外的哨音，撩动
猛一激灵，抖掉身上的负重
水珠四散。太阳金色的光芒照拂
温暖。惬意。全身消融
风，带来生命的召唤
吹动岑寂的山谷，吹动似曾相识的亲切
久违的萌动在森林在原野在身边
在小小的纤细的石缝
在最初的一撇一捺
山顶的月亮升起，水一样的光华漫过
我，出浴的仙子
在星星的舞台上变换
光影曼妙

秋思

□冷凝

在秋天
我看见了高远的天空
看见了稻子怎样把丰收的腰
弯向了深情的土地
我还看见风是怎样温柔地把一片
红叶给予抚慰的
我还看见路边的树
一转身就有了深邃的思想
一层层晕染着时间的恍然醒悟
那些打着花骨朵的明茶花
它们摇晃阳光的明亮，压低身段
轻轻吟诵软的颂词
风吹过，轻轻吃语
像在打听每一个路人
从雁字的回声中
故乡那铺满落叶的乡道
是否踏响了归乡人的心跳？

桥下的乐声

□孙瑜

周末午后，早早吃过饭，室外秋阳抚人，今天准备打卡东仓大桥桥洞。据说那里经过改造，如今是休闲运动的好去处。

说来惭愧，我这个地道的太仓人，连太仓很多地标性的休闲娱乐场所都没去过。细想之下，我每天手握方向盘的意义，除了上下班几公里路程，别的几乎荡然无存。

这两天，大家都去参加音乐节，市区游玩的人少了，我想这应该是个好机会。

正午阳光灼热，车里气温高，感觉后背微微出汗。将车停在东仓大桥最近的海运堤停车场，走几步路就来到桥洞下。

午后的大桥下格外安静，两个穿制服的保安在桥堍徒手清理杂物。这个小城如今放眼处处是景，宜居城市的头衔名不虚传。

看到桥洞下竖立的一排彩色展板，我知道自己要找的地方到了。

看过了太仓的人文简介，来到一大片白色浮雕面前，我举起手机正要拍照，耳边响起一阵乐曲声，还以为是在桥洞下安装了音乐播放器。细听这乐声，曲调舒缓，安抚人心，沉稳大气中却带着缕缕哀伤。

等我转身来到桥洞最北面的娄江河畔，才发现原来是有人在江边练习小号。

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，黑衣黑裤，在黑黢黢的桥洞下，连皮肤都衬得黝黑。男子背对着娄江水，可能是看见我正拿着手机拍摄，吹奏的姿态愈加标准。

在他旁边的石桌旁，坐着一位穿着朴素、四十岁左右的妇女，桌上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柚子，几个布包衣服样的物件，还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小号。

他们是夫妻、兄妹或情侣？本地人还是外地人？我一时起了好奇心。

男子停了下来，转过身，也坐在石凳上。我走近他们，试探着用太仓话跟他们攀谈了几句，我说：“能有这个爱好，真不错啊。”

男人双手夹在两膝间摩挲着，一脸憨笑，眼角的皱纹开成了菊花。女人许是被他感染了，也笑着

用太仓话回应我。笑容里似乎藏着点什么没有说出口。

也许是被他们的亲和善意鼓舞，我接着问：“你们是住在附近的吧？”女人附和：“是的。”接下来聊了几句“今天人少”“天气真不错”之类。

一对朴实和气的中年本地人夫妻，大中午，在娄江边的大桥上练习吹小号。似乎很正常，又似乎哪里藏着异样。

突然，我的余光扫到石桌上那两个并排着的黄铜小号上，一瞬间，记忆里某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被触动，脑子里嗡一下，刚才还暖热的后背一阵发凉。我脱口而出，问了句：“你们是做生意的吧？”

女人边笑边腼腆地回我：“对。”

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应该是殡葬行业军乐队的号手。这附近都是人口密集的住宅区，他们又能去哪里练习？想起刚才男人吹奏的曲调，女人欲言又止的神情，似乎都说得通了。

我转身离去时，换女人拿起小号练习。她跟男人嘀咕了一句，要他哪里不对指出来，便开始了吹奏。

悠扬的乐声在娄江边又一次回荡。大桥巍然屹立，江水打着轻拍，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鳞光。饭后散步的人们沿着江岸来回踱步，顽童在桥洞下的健身器材上玩耍……

我驻足回望，这东仓大桥年复一年迎来送往，引渡着南来北往的新老太仓人开启一天的生息。而桥下吹号的这一双男女，无疑是通往彼岸世界的引渡人了。人们从来在在意的状态，而出于恐惧与不安，对另一个世界避而不谈，但谁又能阻止生命尽头来临的那一刻。生老病死，这是生而为人不得不坦然面对的事实。

安魂的曲调在江畔丝丝缕缕地飘荡，原先的恐惧感在乐曲的安抚中渐渐荡涤一空。放眼望去，海运堤畔秋景绚烂，宁静祥和，心中升腾起一股“人间美好，多出去走走”的愿望。在通往彼岸的路上，有这样一群引渡人，我突然升起一种对现世与未来的笃定与安稳。

